

796059

重入樊笼

Jailbird

[美]小库尔特·冯尼戈特

KURT VONNEGUT

32



034-32

796059

034-32

~

3175

3175

重入樊笼

[美]小库尔特·冯尼戈特 著

曹兴治 朱慎贤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JAILBIRD

KURT VONNEGUT

Dell Publishing Co, Inc.

I Dag Hammarskjold Plaxa,

New York 1979

重入樊笼

【美】小库尔特·冯尼戈特著

曹兴治 朱传贤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70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800册

书号：10355·169

定价：1.45元

引 子

是的，基尔科雷·特劳特又跟大家见面了。使用这个笔名的作家在监狱外是写不出书来的。那倒并不有失体面，许多好人在监狱外也都写不出书。

在本书的主人公沃尔特·弗·斯塔巴克的脑海里，这是一则传奇。然而，尽管那次大屠杀发生在一八九四年的圣诞节早晨——比斯塔巴克出生那年要早得多——可是，恰恰就是这场惨案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此事的原委有如下述：

一八九四年十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唯一的最大厂家凯霍加桥梁和钢铁公司的创始人丹尼尔·麦康通过工头通知该厂的工人们说，他们必须同意削减他们百分之十的工资。当时没有工会，身材矮小的麦康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强硬而又出色的机械工程师。他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父母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

对此，他厂的一半劳力——大概有一千人——在一个能说会道的普通翻砂工人柯林·贾维斯的率领下举行了罢工，迫使工厂关闭。即使工人的工资不予削减，他们也已

经觉得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了。所有的罢工工人都是白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

老天爷在那天也流露出同情，天空和伊利湖呈现同一颜色，死气沉沉的铅灰浑然一体。

罢工工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各自狭小的住家走去。这些住房在工厂附近。工人住的许多房屋及紧挨着住房的杂货铺都属凯霍加桥梁和钢铁公司所有。

在这些步履沉重的罢工工人中，混杂着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重金收买的间谍和内奸，他们跟别人一样，也装得那么愤愤不平，那么心灰意冷。那个私家侦探公司现在还存在，而且还有所发展。目前全部已成为拉姆雅克公司所有的一个附属机构。

丹尼尔·麦康有两个儿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二十二岁）和约翰（当时二十五岁）。亚历山大在事发前五月的五月成绩平庸地从哈佛毕业，他性情温柔，生来胆怯，而且还有口吃的毛病。长子约翰是公司的既定继承人。他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入学第一年就因考试不及格退了学。从此，他就成了他父亲最信得过的助手。

全体工人，罢工工人也好，不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好，无一例外都怀恨这个父亲和他的儿子约翰。但是，又承认：他们父子俩在钢铁冶炼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至于年轻的亚历山大，工人们觉得，他既娘娘腔，又愚蠢，而且胆小得竟然不敢走近高炉、锻炉、落锤等最危

险的作业区。工人们有时冲着他挥动手巾，来向这个庸碌无能的懦夫打招呼。

若干年后，头脑里装着这个传奇故事的沃尔特·斯塔巴克问亚历山大，他为什么在哈佛毕业后，去那么一个冷眼相待的地方工作（特别是因为他的父亲并没有坚持要他这么干）的时候，他就会结结巴巴地迸出一句答话来。这句话经整理后是这么说的：“那时，我认为：一个有钱人，应该对他的财富来源有所了解。那是我幼稚的想法。巨大的财富应该在无异议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否则，根本不应接受。”

说说凯霍加大屠杀以前亚历山大口吃的事儿。他这种结结巴巴的话音简直跟表示过分谦虚的装饰音差不多。尽管他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埋藏在心灵深处，但是还没有某种想法使他当过三秒钟的哑巴。

无论如何他在他干练的父亲和哥哥面前都不会唠唠叨叨。不过，他的沉默倒掩盖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快慰）即：他开始象他们一样懂得了做买卖的奥秘。在他们宣布一项决定前，他差不多总是知道这决定会是，或者应该是怎么回事儿——及其原因所在。他的确也成了个实业家和一名工程师，而这一点别人还都不知道。

罢工在十月份爆发的时候，即使从未经历过一次罢工，他也能够设想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哈佛远在许许多多英里之外，而他在那儿也未曾学过任何使工厂重新开工的办

2/11/02

法。但是，这一点平克顿能够办到，警察也能办到——或许国民警卫队也能办到。在亚历山大的父亲和哥哥谈到国内其他地方几乎不管工资大小而只求就业的大有人在这一情况以前，他就已了如指掌。他的父亲和哥哥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在生意经方面又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有那么一些公司，它们时常以工会的面目出现，而它们的唯一业务是招收那种工人。

到了十一月底，工厂的烟囱又冒烟了。而罢工工人已没有钱去支付房租或买食品和燃料。方圆三百英里的每个大老板都收到这些罢工工人的名单。因此，他们对这些闹事者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罢工工人名义上的头头柯林·贾维斯已经关入监狱，并在等候对他捏造的杀人罪名的审判。

十二月十五日，柯林·贾维斯的妻子——人家管她叫玛——率领一个由二十个罢工工人的妻子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工厂大门口，要求会见丹尼尔·麦康。丹尼尔派了亚历山大下来同她们会晤。亚历山大手里拿了一张笔迹潦草的纸条。他觉得自己能够大声地，一点也不口吃地念给她们听。纸条是这么说的：丹尼尔·麦康公务繁忙，无法拨冗跟与凯霍加桥梁和钢铁公司的事务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会晤。纸条中指出，他们把公司误认为慈善组织了。纸条还说，他们所在地区的教堂和警察署将会向他们提供一份更适适合他们去请求帮助的组织机构的名录——如果他们确实

需要帮助，并且感到他们应得到这种帮助的话。

玛·贾维斯对亚历山大说：她本人的口信甚至更为扼要：罢工工人愿意在任何条件下复工。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此刻正被逐出家门，并正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很抱歉，”亚历山大说，“我只能再念一遍我父亲的纸条，如果你们要我这么办的话。”

好几年以后，亚历山大·麦康将会这么说：那时，对抗一点也不使他操心。他还会说：事实上，他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么一台可靠的“机……机……机……机器”而感到洋洋自得。

这时，一个警长，向前迈进一步。他警告这些妇女说，她们聚集这么多的人，将造成交通阻塞，并构成对公共治安的威胁，因而是违法行为。他以法律的名义命令她们立即解散。

这一点她们遵命了。她们穿过大门前面的宽阔的广场撤走了。工厂正面的这种设计当时是为了使有教养的人回忆起意大利威尼斯城内的圣马可广场。工厂的钟楼是按照著名的意大利圣马可钟楼一半大小造成。亚历山大和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就是从这钟楼的塔内观看圣诞节上午发生的凯霍加大屠杀的。他们各自有一个双筒望远镜。也都有一支小左轮手枪。

钟楼内并没有什么钟。下面的广场周围既无咖啡馆又无商店。建筑师对广场的设计是严格按照以实用为本的原

则的。这一点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广场上运货马车、轻便马车和马拉的市内有轨车辆熙来攘往，川流不息。广场为这些车辆提供了非常宽阔的通道。建筑师在使工厂具备堡垒功能方面也是讲究实际的。任何想要强攻工厂大门的暴民首先非得整个儿地穿越那空旷的场地不可。

仅有的一名《克利夫兰实话报》——目前是拉姆雅克的刊物——的记者同妇女们一起押出厂场。他问玛·贾维斯，她下一步打算干什么。

她下一步能够做的事情当然并不是很多的。的确，罢工工人已经不再是罢工工人了，他们只不过是被逐出家门的失业者。

尽管如此，她还是作了一个大胆的回答：“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她说。除此，她还能说什么呢？他问她：她们将在什么时候回来。她答道，“圣诞节的上午”。大概，她的回答充其量也不过是基督世界在隆冬时分抒发的绝望心情的诗句。

上述情况在报纸上披露了。因为报纸的编辑们觉得她们已经作出带有威胁性的决定。她们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将有所行动的传闻远近皆知。罢工工人的同情者——牧师、作家、工会组织者、人民党政客等等，——开始暗暗地进入市内。他们似乎在期待某种奇迹出现。直率地说，他们都是现存的经济秩序的敌人。

俄亥俄州州长埃德温·金凯德动员了国民警卫队一个

步兵连去保卫工厂。他们都是来自该州南部农场的小伙子。之所以要选他们来，是因为这些士兵在罢工工人中既无亲朋又无故旧。因之，他们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罢工工人看作是无理取闹的治安扰乱者了。这些士兵还是美国人的完美的典型：他们是健康而又欢快的平民士兵。平时，他们从事各自的日常工作。一旦国家突然需要在武器和纪律方面作一番威慑性炫耀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入戎马生涯。为了使美国的敌人惊慌失措，他们还应该做到兵从天降。而动乱结束以后，他们又将化整为零。

美国的常规部队曾经同印第安人作过战、一直打到对方无力反击。如今，常规军已裁减到大约三万人。至于全国各地的乌托邦民兵建制，由于工厂工人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又很长，因此，民兵组织差不多全由来自农场的小伙子组成。在美西战争中，人们就会意外地发觉：在战场上民兵比废物还要废物，这些民兵训练得太差。

毋庸置疑，年轻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对圣诞节前夕来到工厂的民兵的印象是：这伙人不是士兵。他们由一列专列运到高高的工厂铁栅栏里的铁路侧线。他们看上去象身负各种不同使命的普通乘客，从车厢里一哄而下。他们三五成群地在装货的站台上各自散开。他们身上的制服只扣了一半，而且还扣错了。还有一些把自己的帽子都丢了。差不多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令人发笑的非军用的小

提箱和包裹。

他们的指挥官呢？他们的上尉指挥官是俄亥俄州格林菲尔德的邮政局长。他们的两个中尉军官是格林菲尔德银行和信托公司董事长的孪生儿子。邮政局长和银行家在当地都帮过州长的忙，这趟美差就算是对他们的酬谢。轮下来就该是这些军官来酬谢那些多次讨好过他们的人，给他们当个上中士、下中士。往下就该轮到二等兵了。他们是选民，或者是选民的儿子。如果他们想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就会摆出一副藐视和嘲弄的样子毁坏他们上级的前程。这是他们权力范围内的事儿，而且还能代代相传。

站在凯霍加桥梁和钢铁公司装货站台上的老丹尼尔·麦康终于不得不向在站台上三五成群地转来转去，嘴里吃着东西的许多士兵中的一个问道：“这儿谁是负责的。”碰巧，他问的恰好是那个上尉。后者这样对他说：“噢，依我看么，虽然我同任何人都一样，我还是负责的。”

第二天，民兵虽荷枪实弹、刺刀出鞘，但是，他们没有伤害一个人，这是值得赞扬的。

他们被安置在一间停工的金工车间。他们在过道里席地而睡。每个人都从家里带来食品。他们吃火腿、烤鸡，还吃蛋糕、馅饼。他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把金工车间变成了野餐场所。他们使那块地方看上去象一处乡间堆垃圾的地方。他们太不懂事了。

而且，老丹尼尔·麦康和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在工厂过夜——就睡在他们设在钟楼底层的办公室内的行军床上。他们各自在枕头底下放了装上子弹的手枪。他们什么时候才吃圣诞节晚餐呢？那是在次日下午三时，骚乱到那个时候想必已经过去。年轻的亚历山大将根据他爸爸的嘱咐，凭他所受的良好教育去拟写并念诵贴切的饭前感恩词。

与此同时，由于平克顿和市警察的加入，公司常备警卫队的实力得到了加强。他们通宵达旦沿着公司的栅栏轮流巡逻。公司警卫队平时只佩带手枪，这回则拿起步枪，还配备了机关枪。他们这些武器不是从朋友那儿借的，就是从家里带来的。

四个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的探员获准可以全夜睡觉。他们堪称技艺精湛的行家。他们是射击能手。

第二天早晨唤醒麦康父子的不是号角声，而是响彻广场四周的敲锤声和锯木声。在大门旁边紧挨着栅栏内侧，木匠们正搭起一座高高的台架。克利夫兰市的警长就将站在台架上，以便让大家清楚地看到他。他准备抓住时机向群众宣读骚动取缔令。这样的当众宣读是法律所要求的。该法令规定：任何十二个人以上非法集会，在法令宣读一小时以内必须解散。如果集会不解散，参加集会的成员就犯了重罪，应予以十年乃至终身监禁的惩处。

老天又表示同情了——因为小雪开始下起来了。

是的，又有一辆由两匹白马拖曳的带篷四轮马车蹄声得得地驰入广场，并在大门前停了下来。在晨曦中，乔治·雷德菲尔德上校下了马车。此人是州长的女婿，此次受命于州长，从桑达斯基远道来此指挥民兵。他是一家制材厂的老板，此外他还做食品和冷饮的生意。他没有行伍阅历，不过也曾捞到一套骑兵制服。他身佩骑兵用的军刀，那是他岳父赠的礼物。

他随即去到金工车间，向他的部下训话。

转眼间，运送防暴警察的巡逻警车到达了。他们是克利夫兰市的普通警察，却配备了木盾牌和没有开刃的长矛。

一面美国国旗在钟楼楼顶上迎风飘扬，另外一面美国国旗挂在大门旁的旗杆上。按照年轻的亚历山大的看法，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炫耀。真正的伤亡是不会有。士兵装腔作势的那一套将会表明以上所说的一切。罢工工人亲自捎信说，他们将随身携带妻室家小，还说他们当中无人携带任何枪枝——甚至连一把超过三英寸长的匕首也没有。

“我们只不过希望，”他们在信中说，“最后看一眼我们为之献出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的那座工厂，也希望向所有愿意看一下我们的脸庞的人露一露面。倘若万能的上帝有意想看看我们的话，我们也希望单独地向主露一下面。同时，就在我们鸦雀无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的当儿，还希望问一下：是否有任何美国人应受我们现在所经受的如此悲惨和令人心碎的遭际？”

亚历山大对这封信的精彩之处是有所领略的。说实在的，这封信是出自诗人亨利·奈尔斯·惠斯勒之手。他也是哈佛人。当时，他正在城里鼓动罢工工人。亚历山大认为，应该给这封信以一个威严的回答。他相信，那国旗、那一队队的民兵、那一直严肃地呆在哪儿的警察，一定会做到这一点的。

要高声地向大家宣读法令。所有的人都会听到，所有的人都将回家去。和平将不会无缘无故地受到破坏。

亚历山大在那天下午他的饭前感恩祷告中打算说：上帝应该保护劳动人民不受象柯林·贾维斯那样的头头的影
响；就是这些人曾经鼓动劳动人民把那种悲惨和令人心碎的遭际带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阿门！”他自言自语地说。

于是，说过要来的人来了。他们是走来的。为了阻拦他们前往，市政府的主要成员决定在那一天取消市内那个地段的所有有轨电车线路。

他们当中还有许多儿童，甚至还有抱在手里的婴儿。有个婴儿就要中弹而死。这就会激发了亨利·奈尔斯·惠斯勒的灵感。他即兴赋诗一首，诗词后来被谱成《邦尼·费利》歌曲。这首歌至今仍然有人在唱。

士兵在哪儿？自从上午八时起，他们一直站在工厂栅栏的前面。他们的步枪已上刺刀，装得鼓鼓的背包也已背在背上。那些背包少说也有五十多磅重。背背包是雷德菲

尔德上校的主意，为的是好使他的士兵变得更能让人感到可畏。他们从广场这边排成单行，一直排到广场那边。作战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人群在听到解散令后仍不解散，士兵们就刺刀对准，以缓慢的步伐带着一副势不可挡和冷酷的神态横扫广场——这持枪如林的行列保持着完整的队形，始终按照命令，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向前挺进。

从早晨八时起，只有士兵一直站在铁栅栏外面。雪还在不断地下。因此，人群中第一批罢工工人出现在广场最远一端的时候，他们的目光要越过一大片还没人踩过的雪地以后才瞧见工厂。雪地里仅有的脚印是他们自己刚才踩出来的。

可是，涌入广场的人群要比专门来跟凯霍加桥梁和钢铁公司处理道上纠葛的人多得多。罢工工人自己也对所有这些衣衫褴褛的陌生人的来历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人往往也是拖儿带女的。这些与这次罢工无关的人也想要在圣诞节期间，把他们的悲惨和令人伤心的遭遇表示一番，不管向谁表示都行。年轻的亚历山大用双筒望远镜窥视到一个人手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伊利煤炭和钢铁公司对工人不公平”。伊利煤炭和钢铁公司根本不是俄亥俄州的厂家。它坐落在纽约州的布法罗。

因此，很可能那个在大屠杀中被打死的名叫邦尼·费利的婴儿并非真的是凯霍加桥梁和钢铁公司罢工工人的孩子，可是亨利·奈尔斯·惠斯勒已经把他当作罢工工人的

孩子写在他那首诗的叠句中丁：

混账，混账，唐^①麦康，

铁的灵魂、石的心肠。

年轻的亚历山大当时在毗连钟楼北墙的办公室边房。他站在一扇两层窗户旁边的時候看到了这块关于伊利煤炭和钢铁公司的牌子。他站在长长的走廊里。那走廊也是按威尼斯式样设计的。每隔十英尺开一扇窗。窗户的远端配了一面镜子，镜面很长，看上去给人一种无边无际之感。从窗口可以远眺广场。平克顿提供的四个射击手就在这条长廊内建立了他们的行动据点。每个人在他选好的窗口边安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还搁上一张安乐椅。每张桌上放着一支步枪。

离亚历山大最近的那个射击手在他的桌上堆放一只沙袋，他用一只多毛的手掌边缘在沙袋上捶出一条凹槽。他一边从他的安乐椅上眯着眼向下扫视这张或那张脸庞，一边把他的步枪安在凹槽那儿，用肩膀夹住枪托。走廊那一头的射击手是个机械工。他就做了一只既粗糙又矮小的三角架。架顶装了一只能够转动的U形枪架。这只三角架就搁在他的桌子上。一旦发生骚动，这枪架就是他架步枪的地方。

“已经在给这架子申请专利权了。”他对亚历山大谈起过三角架的事情。而且还边说边轻轻地拍打那玩艺儿。

① 原文为Dan，尊敬的称谓，略似爵士、主人的意思。——译者

每个射手都在桌上摆着他自己的弹药、通条、擦枪布和机油，活象在出售这些玩艺儿似的。

这时，所有的窗户都还关着。站在其他一些窗口旁边的士兵火气很大，而且不那么严守纪律。这些是公司的常备警卫人员，几乎熬了一整夜。其中有若干名一直在酗酒，所以，他们说出了这样的话：“……瞪大眼睛呆着。”他们手持步枪和机关枪在窗口边各就各位。——以防暴民万一豁出命来对工厂进行袭击。到那时，只有毁灭性的火力才能驱散他们。

此刻，他们确信这样的袭击一定会发生。他们的惊恐和虚张声势给年轻的亚历山大第一个强烈的暗示是——正如数十年以后他还会再一次结结巴巴地告诉年轻的沃尔特·斯塔巴克那样——在这种貌似强大的炫耀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不稳定因素。”

他本人当然在大衣口袋里揣了一支装上弹药的手枪。——而且，他的父亲和哥哥也是这么干的。眼下他们来到走廊，那是为了对所有安排作最后一次拍板。时间是上午十点。他们父子俩说，该是打开窗户的时候了。广场上人山人海。

他们还对亚历山大说，为了看清全貌，现在就该登上钟楼的顶层。

窗户都已敞开，而射击手们也已把他们的步枪架在各式各样的支架上了。